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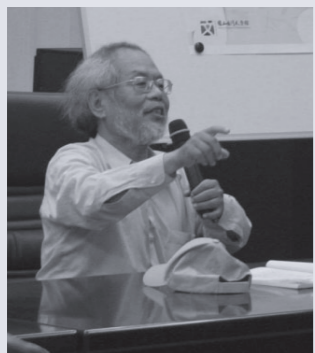
台灣文學館與我

林瑞明教授演講紀要

講稿整理／楊護源 研究典藏組 圖／台灣文學館

曾立志要一輩子做陽春教授，連歷史系主任都沒做過的林瑞明教授，卻成為台灣文學館第一任創館館長。文學館成立過程相當曲折，所幸在籌設期間有許多人共同努力，奔走催生。林瑞明話說當年，回首來時歷歷在目。他說所幸當時尚是個能實現理想的年代，能在反覆折衝之中，致力建構台灣文學。此次「台灣文學館與我」的經驗分享與傳承，為本館留下了珍貴館史紀錄。

國立成功大學歷史系林瑞明教授，筆名林梵，為著名詩人與台灣文學研究學者，在2003年受命籌備本館開館工作，當時成立「國家台灣文學館」並擔任第一任館長。本館館史室為追本溯源，特以「台灣文學館與我」為題，邀請林瑞明教授分享台灣文學館開館前籌備的點滴，並與館員進行互動對談。本期館史室閱覽專欄繼上期刊載林前館長與文學館館員的對談後，再節錄演講內容，讓讀者能對本館籌設之經過有所瞭解。



從「國家台灣文學館」的門牌說起

時間過得很快，我是2003年至2005年在這裡擔任館長，現在一晃眼也已經過了四年，現在是白頭宮女話當年，當時我任內的同仁都已經離開大半，增加很多新血，可能很多人也是第一次看到我。

我從一進文學館就看到那塊國立台灣文學館的牌子講起，因為那塊牌子可以串起很多故事，大家都知道，原本是掛國家台灣文學館，但是在掛國家台灣文學館前，在開館前文建會的屢次會議或是行政院調會議中，都是叫做國立台灣文學館，那為什麼會變成國家台灣文學館呢？那是因為在最後一次行政院的協調會上，說要把文學館定位為行政法人，和一般的行政機關不一樣，要走行政法人路線，為了有所區別，以國家台灣文學館為名。可是我在接到文建會任命是要來籌建國立台灣文學館，因此就請文學大老鍾肇政幫我們題字寫下國立台灣文學館，並請木工製作為牌子，結果在開館前一兩天才說要改成國家台灣文學館，我趕忙又打電話給鍾老，因為知道他身體不大好，請他再寫一個「家」字，我們再想辦法加進去，但是鍾老說這樣不行，文脈不順，寫出來的

字不好看，因此又重寫了一個國家台灣文學館，製作成牌子，所以就有了兩塊牌子。我任內掛的牌子是國家台灣文學館，鄭邦鎮館長時又改成國立台灣文學館，連牌子都不必重做，只要把原來鍾老寫的那塊拿出來掛，另一塊國家台灣文學館就收藏在館史室，這是有這樣的變化，但這還不足以表現出當時的曲折。

蜿蜒曲折的創館之路

其實這個館在1990年代開始呼籲要成立時，當時還是李登輝、郝柏村當政那個時代，台灣還一下子出不來的，最早籌備的名稱是叫做現代文學資料館，以現代文學館為推動的方針，有濃厚中國意識的人會贊成這樣的名字，但是比較站在本土立場的人會覺得在台灣建立一個現代文學館，好像很難抓到要害，你的現代文學館到底是指涉什麼，如果只是台灣的現代文學館，那範圍比較狹窄，如果是中國大陸的中國現代文學館，就很清楚定位，所收集、研究的範疇是中國現代文學這一塊，如果在台灣弄一個中國現代文學館，就很像是仿製品，突顯不出台灣的特色。藝文界、社運界當時都已經反映出，台灣需要一個國家級的台灣文學館，可是這個也不是可以馬上一步到位的，這期間有很多人的呼籲，包括台灣筆會的呼籲，鄭邦鎮館長也參與在裡面，在很多人的倡議下，隨著時勢的轉移，才慢慢朝著台灣文學館的方向發展。不過，當時只要談到台灣，就會引起很多爭議，有人會認為台灣就等於搞台獨，小鼻子小眼睛，所以國立台灣文學館這個名稱就在這樣的折衝反覆下，又跑出一個國家文學館，不要提中國或台灣，就叫做國家文學館，但最後這樣的名稱都沒有定案下來。

1994年行政院變更核定籌建現代文學資料館計畫，將其與當初六年國家建設計畫中之視聽藝術資料館、文化資產研究所等三者合併為籌建文化資產保存研究中心計畫，納入行政院十二項建設計畫中；因此當時現代文學館就縮小成為文資中心內部一個單位，僅設置文學史料組，實不足以表現台灣文學的特色。後來在立法院裡有幾次的公聽會，我也曾經以專家學者身份發表意見，在大家的努力下，才把文學館從文資中心裡劃分開來，成立一個文資中心、一個台灣文學館。這樣一個曲折的過程也突顯出催生過程中有很多人的共同努力，才終於有了國立台灣文學館，但在開館之前又臨時改成國家台灣文學館。

當時為了推動行政法人路線，其實也有優點，如果走行政法人路線，執行過程中人事、財政比較獨立，用人時也比較不受公務員資格的限制，因為像文學館這樣的機構有其特殊的使命，其從業人員要有一些背景知識，如果完全是公務體系出身，可能公文這套會很嫻熟，但台灣文學的內涵究竟是什麼，可能掌握得不是很好；反之，進用不受公務人員資格限制的人，可針對專業領域來取用人才，但行政的部分就不熟。可以想見，2003年開館那個階段，除了少數幾位文建會下來支援的人以外，進用一批從來沒有公務體系經驗的

人，運作起來每天都過著很緊張的日子，幸好當時文資中心就在隔壁，寫公文時不懂得怎麼寫，就去文資中心請教他們，他們也不吝指教。

一個史料學派館長的務實耕耘

在運作成立這個館之前，文資中心的時候就已經在進行，文建會籌組一個台灣文學館開館小組，差不多在2001到2003年間，當中有文建會一些人包括當時文建會副主委吳密察、已經過世的文建會的黃武忠；文學部門的專家學者其中有兩位，一個是現在在清華大學擔任台灣文學研究所所長的陳萬益教授，另一個就是我，就近在台南。

我也是因為參與小組會議，2003年這個館要開館時，需要有人來擔任館長，我本來是沒有行政經驗，原本是立志要一輩子做陽春教授，連歷史系主任都沒做過，不是說我不孚人望或是人緣太差，幾次歷史系曾經要我當系主任，我說我連桌子都管理不好，怎麼管一個系？另一個理由是我的健康一直不好，1997年我病倒，因為腎臟的毛病被發出病危通知單，差一點沒命，所以我從來沒想過要去搞行政工作。但是2003年時有一個狀況，從頭到尾參與台灣文學館籌設會議的人，我是其中之一，另一個是陳萬益教授，但因為他已經到清華任教，家也在那邊，距離太遠，要他來擔任館長得台南、新竹兩邊跑。在這個情況下，有人想到由我來擔任。

現在如果回過頭來讓我想2003年8月進到這個館到2005年8月離開，前後兩年在我一生的裡面算是蠻好的記憶。從本來是個單純的研究者，對於過去的一些文學史料進行了某些觀點的詮釋，可能每個人有見仁見智的地方；可是我總覺得像我這樣的史料學派，我在提出一個詰問的時候，都建立在一手的資料上，事實上是蠻嚴謹的，雖然不像現在台灣文學研究，動不動就後殖民、後現代等各式各樣的理論，不停的搬弄，從某個意義來講，我當時進行的研究，楊逵畫像也好，其實就是在進行一個後殖民論述，我試圖透過一個戰後知識份子的觀點，重新去回溯日治時代的作家，他們的作品在那個時代的意義，以及為什麼戰後很長一段時間被切斷，我們的文學史是斷裂的，我們進行的就是這個斷裂的部分的重構或重建，這恰恰就是一種後殖民的操作方式，只是不像現在這樣套用很多理論。我也因為有這樣的經驗，常常在思考台灣文學的建構，思考到應該往前推到明清時代、甚至推到原住民文學的部分。剛開始在做這些本土論的台灣文學論述時，大多會被認為是思想有問題，或者是台獨，如果在國民黨時代，其實是沒什麼發揮的，剛好2000年的時候政黨輪替，對本土的建構就比較用心，如果沒有那次政黨輪替，可能說不定台灣文學館也出不來，可能一直導向現代文學的概念，或者台灣文學史的建構不會那麼有縱深，從過去古典漢文學或者神話傳說，一直到強調母語文學等等。

像我這樣一個從來沒有想要成為一個機構首長的人，剛好有這樣的機緣，因為2000年

到2008年間對本土的重視，不管是歷史還是文化的重視，民間、文學界、學界各自分頭努力下，形成我們台灣文學館，說起來算是蠻難得的。

我沒有行政經驗，那如何領導這個館？其實我是蠻惶恐的。文建會找我時，我提出一個要求，副館長的人選要由我來找，必須要有個副館長跟我同心協力，因為館在台南，因此要找台南地區的人，想來想去，就找了陳昌明，當時是成大中文系的教授，而且剛開始設立時，是設定中央三級機構的規格，副館長必須要有教授資格，陳昌明剛好升上教授沒多久，而且也有行政經驗，起碼比我懂一點。可見文建會當時很支持這個館的成立。陳昌明當副館長對我幫助很大，有時候分工合作，有時候共同努力，當時努力的一些方向，現在看起來都還是照這樣走。

大家應該也可以發現，我們館裡面用的一些器材、桌椅，用的材料都相當好，那都要花很多經費，但也要抵抗一些壓力、抵抗一些誘惑。開館的時候經費比較充裕，第一年的時候預算是2億5千萬，另有3千萬左右設備改善費，一切都秉公處理，材料用得最好最要緊，其他都是其次，這也為文學館打下不錯的根基。

包括夜間燈光改善，我也覺得做得不錯，有一種含蓄之美，這都要承辦同仁很用心去經營，才能夠弄得比較好。我現在有時候從中正路騎車回家，看到文學館的夜間照明，覺得很耐看，不會像某些機關弄得很招展的感覺。

時間過得很快，從2003年開始，慢慢進到比較好的狀況，甚至促成開館第二年，葉石濤和鍾肇政在文學館有一次「北鍾南葉」聚會。之前就有辦展覽，展覽後請他們聚會，當時陳水扁總統也到場同賀，是他們八十歲時國家給他們很大的榮耀。當然不是一切都那麼順利，因為要在開館週年10月17日這一天進行，那是台灣文化日，文建會那天也要總統去，作為下級機關也要邀請總統來，文建會那邊一再說我們請不到總統，我們就說不管怎樣也要試試看，最後順利請到總統來。後來在第5期館訊有以「北鍾南葉」聚會做專輯。

像這樣的一次活動，我覺得算是很可提供後人回憶，我們看到時代在變化，這些都是歷史，以後不管怎樣都會回到歷史供後人來評斷，只要你當時做得一切問心無愧，一切秉公處理，人家如何評斷，那是人家的事，講這些話其實很有感觸。我當時遭遇的其實是比較能實現理想的年代。

在台灣文學館兩年，和大家的共事，是我一生中很美好的回憶，祝福文學館未來能更壯大，也很高興有機會回來館內跟大家分享經驗。✎